



编辑:周逸平
组版:徐冬梅

故乡的原风景 (连载之一)

◆黄跃华

我的故乡在美丽的苏中平原,那里土地肥沃,四季分明,物阜民丰。离开故乡几十年,可她一直住在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

蚕豆青青

春天来了,第一个绽放的是蚕豆花,母亲说,蚕豆花是春天的女儿。小时候我们最盼蚕豆花开,蚕豆花开了,不久就能吃上蚕豆。蚕豆花近看像无数睁开的眼睛,不停地闪着光芒,远看仿佛千万只漂亮的蝴蝶,随风悠扬飞舞,蚕豆花有灵气,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就在北边宝应拍的,我们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会唱那首歌:“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,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,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呀,蚕豆花儿香呀麦苗而鲜……”

春暮夏初,蚕豆花长成了蚕豆荚,碧绿的地里,豆荚笑弯了腰,好似一串串精致的小香蕉,扁扁的,长长的。这时候我们最喜欢跟着母亲去摘蚕豆,只要母亲一喊,我们便欢快地跟着她下地,嘴里哼着歌,学着母亲的样子,轻轻抓住蚕豆根茎,朝着生长的反方向顺手一拉,便能轻松掰下豆荚。新鲜的蚕豆又嫩又脆,剥几颗塞进嘴里,一股清甜的气息立刻在舌尖弥漫。煮熟后的蚕豆则甜中带糯,既可当饭又可当菜,最有趣的是母亲帮我们用手把一颗颗蚕豆串起来,挂在脖子上像项链,小伙伴一见面便比着谁的“项链”长,谁的豆子大,想吃时就拽下一粒抛向空中,然后仰着头,高高地让它掉进嘴里。我们咀嚼着蚕豆长大,那美好的滋味始终荡漾在心头。

去年母亲节我回老家看望母亲,母亲正在地里摘蚕

豆。母亲一年前动了大手术,身体大不如前,摘不了几把就要直起身,拿手按着腹部。母亲失去了往日的麻利,蚕豆地里也听不到她爽朗的笑声,我的心头蒙着一层阴影。

我拿了个布兜跟着母亲摘,母亲看到我摘了上面的嫩豆,立即提醒道:“摘豆要从根部摘起,根上的先老,由下而上,拉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茎上的皮撕破,嫩豆还要长。”我嘴上“嗯嗯”地应着,在母亲心中,你岁数再大也都是个孩子。

脆嫩如碧玉的蚕豆炒咸菜或者蒜苗最为适宜,鲜嫩清甜,入口酥绵。但蚕豆太娇嫩,吃的时间不到一周,而且要现剥现炒,放上几个小时便发黄,味道大不一样。正如《蚕豆谣》所云:“蚕豆青,蚕豆黄,青的嫩,老的黄,由青转黄太匆忙。”往年这时节母亲最忙碌,我们兄弟三个加上妹妹全住在城里,为了让我们吃上新鲜的蚕豆,母亲每天都要起早下地,摘下蚕豆,剥好,再割下蒜苗,分成四袋,骑着三轮车送到我们家。每当我从睡梦中醒来,拉开门,看到满头大汗的母亲拎着蚕豆和蒜苗站在门口时,总会吃惊地问一声:“您几点下地的?”老家离城里二十多里,四份蚕豆和蒜苗收拾好需要两个多小时,也就是说母亲凌晨三点就下地了。

母亲手术后再也不能骑三轮车给我们送蚕豆了,她不停地拿手擦着额上的汗,说:“你们要吃蚕豆的话提前打个电话,我给你们剥好了,你们回来拿。”

我将母亲布兜里的蚕豆倒进竹篮里,连忙说:“您别操心,要吃蚕豆我们回来自己摘,开车很方便,十多分钟。”为了让母亲高兴,我告诉她:

“吃来吃去,还是我家的蚕豆香、好吃。”

母亲脸上浮出一丝笑容:“那当然,人家要化肥,我们要厩肥,化肥要出来的有苦尾子。”

太阳升到头顶,火辣辣的,母亲头上冒出不少汗,不停拿手擦,我抓过母亲的布兜,劝她回去,母亲坚持说再摘一袋。我说:“太多了。”母亲说:“不多,顺便带些给别人。特别是那个帮你打字的孩子,人家帮了你不少忙。记住了,有恩于你的人,一定要记住人家。”我连忙点头:“去年也送的,人家让我带信谢谢你。”母亲搓搓手,把眼光从蚕豆地里收回来,叹了口气说:“明年可能就摘不成了……”

我一惊,忙说“摘得成、摘得成”,但眼眶一热,眼前立即模糊起来。

杨柳依依

河堤上的柳树第一个听到春的讯息,苏东坡曾云:“东风有信无人见,露微意、柳际花边。”一夜间,鹅黄新绿的柳枝上便爬满嫩黄的芽孢,像一只只破壳而出的小鸡苗,张开惊奇的眼睛,抖动着鹅黄的绒毛,可爱极了。用不了几天,它们便长成忽闪忽闪的长睫毛,青青绿绿地挂在柳梢上,摇曳于风中,似水波轻漾,似春光流泻,若隐若淡,漾动出春意恬淡,生长成如烟葱绿。

小时候我们最爱柳树,人从柳下过,柔嫩的柳枝拂过脸颊,如水一般的爽滑温柔。折一枝青绿的柳枝,轻轻拧一拧柳皮,褪出柳枝,放在嘴边信口一吹,便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。放学后摘下碧绿的柳芽,兴高采烈地带回去给母亲,母亲用柳芽摊出清香扑鼻的面饼,连夜里做的梦都是香的。我们还折下柳条编成帽

搓洗,而且把衣服的边边角角都洗到了。有时我洗澡比较迟,外婆就静静地等候,从不催促我。不管忙到多晚,外婆都要把我当天换下来的衣服清洗得干干净净、晾晒得齐齐整整,然后才心满意足地睡觉。

外公外婆给予我的关爱既像梨子的外表那样质朴无华,又跟梨子的果肉一样甘甜滋润。

道别的时候到了,伸手接过装有六个梨子的竹筐的时候,我恍然大悟了:原来外公外婆是用这筐梨子祝福我离开他们的每一天都顺利安好。

外公外婆送的不是一筐梨子,而是一筐疼爱。

身上可威风呢,不少小伙子相亲都向他借,我父亲也借过。四爷爷现在过年还拿出来穿上身,天冷就在里面加件棉袄,鼓鼓的,我们笑他像“鸵鸟”。

父亲告诉过我,“龙哥”爷爷的父母在的时候都是四爷爷帮忙照应,种麦收稻,挑粪卖猪,就连动手术都是四爷爷签的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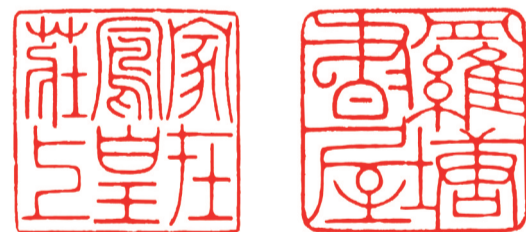
“龙哥”爷爷父母去世后,四爷爷仍把老屋打扫得干干净净,过年门框上都换上新对联,内容是老一套:“春风杨柳万千条,六亿神州尽舜尧。”我们笑四爷爷:“现在什么年代了,还写这么老掉牙的?”四爷爷捻捻下巴上的胡须,也不回话。

去年“龙哥”爷爷回来时人瘦了一圈,原来“龙哥”奶奶去世了,四爷爷听后不停地叹气,同时他也告诉“龙哥”爷爷一条坏消息:“龙哥,我肝上长了瘤,怕活不过两三年。唉,这辈子我们怕见不上几面了。”“龙哥”爷爷吃了一惊,差点掉下河。

次年再回来,四爷爷还是去接“龙哥”爷爷,令他想不到的是,“龙哥”爷爷告诉他:“四小,我再也不走了,儿子去了外国,你嫂子也背回来了,以后咱们可以天天在一起。”

袅娜摇曳的垂柳下,两个老人蹒跚回家,一前一后,前面的大声喊:“龙哥,家去吃擀面。”后面的大声应:“好哇,四小。”

春风温暖,杨柳依依,不负春光不负卿,杨柳与春风永远是最好的朋友。(未完,待续)



篆刻(家在凤凰庄上 罗塘书屋) 陆明

一筐疼爱

◆宋质文

今天要告别外公外婆回南京了,我早早起床,一走进客厅就看见桌子中央端端正正地放着一筐梨子。

外公外婆把买回来的梨子摆成一座金字塔,下面五个是底座,上面那个较大的是塔尖。圆中带扁、绿里透黄的梨子不但散发着甜香,而且透露出脆嫩。这筐梨子就像慈祥的外公外婆,在泰州的时间虽然不长,但是他们给予我的疼爱很多。

外公每天都变着花样为我做可口的菜肴,什么糖醋

排骨、清蒸鳊鱼、牛肉炖汤,白烧鱼圆,爆炒鸡丁、红烧甲鱼、水煮河虾……他恨不得让我把菜场上的好东西全都尝个遍。买菜,择菜,洗菜,烧菜,盛菜,外公忙个不停,每天都是汗流浹背。每次看到我吃得津津有味时,外公都会笑咪咪的,那是一种比自己吃了还满足的神情。

外婆每天都任劳任怨地为我洗衣服和用物,洗了衣服洗袜子,洗了拖鞋洗茶杯。她怕洗衣机洗的衣服不干净,就不厌其烦地用双手

立秋

◆邱梅

一片枯黄的落叶滑落
伸出手却没有接住
伤感渐渐弥漫
填塞了胸膛
原本鲜活的生命
为何这般脆弱和凋零
初秋的风拂过面庞
泪痕干了又湿
远在天堂的老父亲哟

您过得可好
那里是否真的
没有病痛和伤悲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
我的思念越发厚重
好想用真心感动上苍
让思念也开花结果
即便在梦境重逢
我也会喜极而泣